痴

年幼时，我是由奶奶照顾的。奶奶有一只黑色的老式收音机，干家务活时，总要听收音机唱着的各种戏曲。老牌的京剧，家乡的潮剧，都从那个黑匣子里传出来，带着些失真的沙沙声。我便搬只凳子，坐在收音机边一心一意的听，还晃动着我的小短腿。

那是戏曲给我的最初的记忆

真正迷上戏曲，是我十岁时去北京参加舞蹈比赛，父亲带着我和母亲一起去现场观看了一部京剧。

家里安上电视和播放机后，我也在家看过不少戏曲，京剧、昆曲、花鼓戏，还有奶奶最爱的潮剧。但录像与现场的观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。那场戏我早已不记得了，但它给我的震撼深深的烙在了我的灵魂上。不大，甚至可以称之略为狭小的方寸之地，在戏者的神态、动作、唱腔中变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场景，战场，古宅，溪边，舫中，在素净的舞台上，仅凭表演便把人拉入那千年前的时光。坐在椅子上，却仿佛在时空中遨游，俯瞰着那时的春秋兴衰，定情别离。

自此，便为戏而痴。

“海岛冰轮初转腾”，是贵妃醉酒，独倚月下。曾集万般宠爱于一身，却只能空杯对月，叹自古帝王多无情，竟负美人心。跳动着的一抹红穗，连接了一见倾心，却相守无望的两个年轻人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夜深月明，独踱帐外，忧心楚军未来，为之垂泪哀叹。项羽兵败，苦求赐剑，遂自刎，血红的虞美人在垓下的风里招摇，诉说着泣血的哀歌。

衣袂翻飞，眼波流转间惑了世人。

戏者投入情绪，台下人忘却了自己，随台上人而起起伏伏。满腔热血，策马天下，当日翩翩少年郎，今已大权在握，却独坐。千转誓言，族仇国殇，永无结局的故事，是否会少一分哀伤？凤冠霞帔，马鸣银甲，犹忆初遇，君立亭边，如珵如瑾，但可有马革一匹，送英灵归家？

花开花落花满天，缘生缘没（muó）缘相牵。

戏中人有情，戏外人亦有。戏者中，我最佩服的莫过于梅兰芳先生。先生一生专注于戏曲，取得无数殊荣。说起戏者，谁人不提梅兰芳？而在日本侵华时，面对侵略者的胁迫，先生毅然拒绝了“邀请”，情愿离开舞台，以卖画勉强维持生计。如此爱国大义，谁言戏子无情。

千百年来，数不清的故事，我沉浸在幸福与哀伤中。虽逃不过曲终茶凉人散场，但那咏叹唱腔、莲步轻移，曲中之情，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为戏而痴，因痴入戏。

也许有一天，我已是垂暮之年，儿孙绕膝，我也会珍重的捧一只黑匣，坐在院中的凉椅上，感受着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手上，收音机上，听带着沙沙杂音的咿呀戏曲，拖着长腔，看着它飘出小院，随风远逝。

纵使青丝变华发，为戏而痴犹不悔。

高一九班

王鹤霖